

热闹之后，也要有所警惕：不要光有量，没有质。近些年上海特别好的剧不多，在向数量冲刺的时候，还是需要静下心来，向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。留下好的作品，才对得起现在这样的市场。

样都觉得不舒服。直到2013年，亚马逊给我推书，其中有一本《繁花》。我把开头看了之后就放不下了，满脑子都在想这个故事。之后我花了两个通宵把这本书读完，一下子茅塞顿开。《繁花》这个戏实际上在我之前，他们已经找过很多导演，有一个甚至已经进组工作了。但是出品方不满意。现在“Young剧场”的节目总监包包，当时她是出品公司的一个策划，她就问我：你知道这部小说吗？我给她看我做了很多标记的《繁花》，她就约我去跟他们聊。我跟他们聊了很多我的想法。那时候，上海还没有特别成功的沪语话剧。我当时提出来，这是雷区也是突破口，这部剧必须要说方言。这也是大家的共识，这部剧如果不说方言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它的质感，甚至可以说就不要做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将《繁花》分成三季是怎么考虑的？

马俊丰：《繁花》现在已经演了两季，第三季明年就会推出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，请编剧写剧本。估计在明年年中的时候，就会推出第三季。

我们原本预计是分三季，在三季之后，我个人有一些想法，想以个人传记的形式推出一系列的《繁花》话剧，比如说阿宝传、沪生传等等，这个想法我还没有跟制作方沟通过。只是我个人这么想。可以做的有趣的事有很多。因为小说的容量足够大，很多话剧都是将一部中篇小说进行扩写，而《繁花》这部小说提供了太多的故事场景。我们在忠于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，只是编剧做一些移花接木的工作，这都用不完。我是有一种想法，围绕着小说，逐渐形成一个《繁花》的话剧小宇宙，以小说《繁花》为圆心，围绕它旋转。

《繁花》分三季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创举，之前肯定没有人做过。我们为什么不像《如梦之梦》那样，索性演个八九个小时呢？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尊重观众。所谓“尊重观众”，就是要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这部话剧，替他们在观众席上思考问题。最多三个小时，是观众可以承受的观赏时间，确实八九个小时实在太长了。如果想认真欣赏一部话剧，我觉得三个小时是比较好的观剧时间。

第二，现在很多观众都有追电视剧的习惯，追完第一季追第二季。季与季之间，我们给了观众大量的时间，让他们与我们交流互动。这种交流互动也可以反哺到我们的作品中来。如果创作者闷起头来创作，这其实是有缺陷的。话剧是关乎于观与演的，观众其实也是创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像我们第一季演出十几轮了吧，每一轮之后都进行修改，其中就有一些是观众的意见。有些观众提出来，这一段的演出他们看不懂。如果观众的意见集中于这一点，那你就需要修改了。如果有一段观众觉得很精彩，那我可以加强。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良性的、对观众抱以极大尊重的平等的创作和剧场关系，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这种尝试以后一定会成为大部头小说改编话剧很好的经验。因为它可以引起观众足够的共鸣，发酵的时间也足够长，它引起的涟漪、波动也是话剧演出的一部分。

季演出的话剧，观众可以养成、观众有一种期待，对故事形成一种回应。因为认同，所以他们一直追着这部剧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用上海话来演话剧有什么难点？

马俊丰：《繁花》中的上海话还不是完全俚语化的上海话，而是经过文学改造的上海话，它有很强的文学性的一面。所以如果直接搬到话剧舞台上，演员会感觉有点拗口，观众也需要一点理解的门槛，他们会觉得这怎么不是像滑稽戏那样是纯的

马俊丰在现场指导演员。

